

周恩来

在重庆

王朝柱 著

重庆出版社
© 重庆出版社

周必来

在重庆

王朝柱 著

重庆出版集团



重庆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周恩来在重庆 / 王朝柱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8.2
ISBN 978-7-5366-9406-4

I. 周… II. 王… III. 周恩来(1898~1976)—生平事迹
IV. 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202267 号

周恩来在重庆

ZHOU ENLAI ZAI CHONGQING

王朝柱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周显军 吴立平

责任校对: 何建云

装帧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王芳甜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 34.75 字数: 530 千

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10 000 册

ISBN 978-7-5366-9406-4

定价: 4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; 023-68809955 转 8005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前言

周恩来是一座无字丰碑，长驻中国人民的心中！

我热爱周恩来，我见过周恩来，他的风范在我心中永驻。

周恩来逝世之后，我和妻子抱着女儿站在长安街北侧，任凭如剑的寒风吹袭，等了几个小时，方才看见周恩来的灵车从面前缓缓驶过。我清晰地记得：我号啕大哭，泪水冲开了心灵的闸门……也就是在这时，我暗自立下誓言：拿起手中的笔，写一部歌颂周恩来的交响曲。

党的三中全会之后，我弃乐从文。在漫长的岁月中，周恩来一直是我为人、为文的楷模。同时，我花了很大精力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，方知他是中国共产党、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的第二小提琴手。

十年前，时逢周恩来百年诞辰，我在李琦、罗青长、童小鹏等领导的帮助下，献上了一本专著《周恩来在上海》。接着，又在他们和金冲及老师等帮助下，为中央电视台写成同名电视连续剧《周恩来在上海》，并在隆重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的时候播出。

转瞬十年过去了！中宣部原文艺局局长杨志今打电话告诉我：重庆市委宣传部为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一十周年，准备创作一部电视连续剧，希望由我出任编剧。之后，我与李准、仲呈祥、李硕儒等多次去重庆，先后与重庆市委宣传部何事忠部长、原副部长汪俊以及副部长易飞先等同志商

2 周恩来在重庆

议,决定写一部电视连续剧《周恩来在重庆》。

周恩来在重庆前后计九个年头。在这期间,他对党、对人民的贡献是多方面的。同时,自周恩来逝世三十多年以来,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——尤其是影视作品多有反映。诚如我当年写电视连续剧《长征》的时候,长征的每一个阶段、每一个重点战役几乎都有所反映,但没有一部全方位反映长征的电视连续剧。经与金冲及、冯蕙、廖心文、黄允升以及李准、仲呈祥、李硕儒等协商:一、全方位反映周恩来在重庆的战斗生活。换言之,在这九年间,周恩来在延安以及其他地方的活动,略述或不述;二、全剧笔触的核心是,周恩来的人格魅力。为此,他在重庆期间指导党的地下工作、与中统和军统斗法等所显示出的机警、灵活的胆识就从略了。

简之,《周恩来在重庆》所承载——或曰要达到的主要目的,就是让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周恩来的高尚品德。

《周恩来在重庆》所写的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几乎都是真人真事(只有钢琴家罗莹、画家张文等是虚构的)。但是,我在描写这些所谓真人和真事的时候,是按照大事不虚、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加以艺术化处理的。换言之,剧中所铺陈的历史背景是艺术化了的典型环境,所描写的历史真人完全是艺术化的典型人物。因此,剧中所写的历史事件不是史学家用史学思维审视的结论,而是我个人用独有的艺术视角审美化了的历史;同样,周恩来等人物形象虽是确有其人的历史人物,但他们是经过我的艺术化地再创造,完全变成了典型化的艺术人物。我希望未来的观众、评论家们,对《周恩来在重庆》所写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,不能站在史学家的立场上求全责备。这是为艺术创作规律所决定的。

电视连续剧《周恩来在重庆》没有重庆市委宣传部、重庆电视台的支持是完不成的。其中:何事忠、易飞先、刘舜发、黄晓东、刘健、李廷勇、易士涌、张民等同志出力很多。同时,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金冲及、冯蕙、廖心文、黄允升以及杨伟光、李准、仲呈祥、李硕儒、丁振海、郑伯农、王兆海等同志贡献了他们的智慧。我还要说及的是:何静修是我的恩师之一,他病了,依然帮我出主意,送我有关的参考书。另外,黄如论先生一直关注我的创作。这次在写作《周恩来在重庆》的过程中给予了帮助。

还要说明的是:我写作《周恩来在重庆》参阅了几百册权威著作。其中

重庆市委宣传部提供的《溯游抗战重庆丛书》、《巴渝文化丛书》等对我写作帮助甚大。

一句话:没有上述领导、专家、朋友的帮助,没有先人、时人写成的成百上千册有关周恩来的著作,就没有这部电视连续剧《周恩来在重庆》。因此,我衷心地说声:“谢谢!”

但是,我毕竟是《周恩来在重庆》的编剧,如果该剧出现了政治或艺术方面的问题,概由作者自负。

愿把《周恩来在重庆》这朵浸满我虔诚之心的鲜花,献给周恩来一百一十周年诞辰!

王朝柱

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于 香山



王朝柱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河北吴桥人。1966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。上世纪80年代初弃乐从文，相继出版了《李大钊》、《毛泽东周恩来的长征》、《周恩来在上海》、《爱的旋律》、《女囚徒》、《蒋介石和他的密友与政敌》（三卷六部）、《功臣与罪人》、《谍海奸雄》、《政坛败将》、《王昆仑》等史传文学作品；同时参加创作了话剧《决战淮海》，电视连续剧《巨人的握手》、《张学良将军》、《周恩来在上海》、《开国领袖毛泽东》、《长征》、《张学良》、《延安颂》、《八路军》、《洗星海》、《船政风云》、《解放》以及电影《龙云与蒋介石》等剧本。现退而不休，笔耕不息。

ZHOU
EN
LAI ZAI CHONGQING



Contents 目 录

前 言 / 1	第十五集 / 278
第一集 / 1	第十六集 / 297
第二集 / 21	第十七集 / 316
第三集 / 42	第十八集 / 335
第四集 / 61	第十九集 / 354
第五集 / 80	第二十集 / 373
第六集 / 99	第二十一集 / 392
第七集 / 119	第二十二集 / 411
第八集 / 137	第二十三集 / 430
第九集 / 156	第二十四集 / 449
第十集 / 179	第二十五集 / 467
第十一集 / 199	第二十六集 / 487
第十二集 / 220	第二十七集 / 506
第十三集 / 240	第二十八集 / 525
第十四集 / 259	



第一集

在激烈的枪炮声、飞机轰炸声中送出深沉的画外音，并叠印出相应的历史画面：

男声画外音：“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，在日本侵略者疯狂的攻击下，我汉口失守；二十六日，武昌失陷；二十七日，汉阳沦陷。从此，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更为残酷、更为悲壮的相持阶段！在此之前，回到延安出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周恩来临危受命，赶回武汉组织南方局，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中党的工作。他在汉口沦陷前数小时，安全送走最后一批撤离的同志方才离开，并于十月二十七日经澧县到达长沙。”

女声画外音：“十一月三日，日本近卫内阁发出第二次对华声明，表示愿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共建‘东亚新秩序’，对国民政府由军事进攻转而采取诱降政策。对此，周恩来一方面著文控诉日军侵略的罪行，一方面同郭沫若等到湖南衡山会见蒋介石，商谈抗战军事方案，促蒋答允速办游击干部训练班。周恩来返回长沙不久——十一月十二日深夜，国民党地方军警负责人下令纵火焚烧长沙，烧毁房屋五万多栋，居民残伤两万多人。周恩来等在睡梦中惊醒，冲出火海，撤离长沙。”

2 周恩来在重庆

男声画外音：“十二月二日，日军对桂林实施惨无人道的大轰炸。翌日——十二月三日，周恩来经衡山到达桂林。他一面对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工作给予指导，提出要在桂林复刊《救亡日报》等，一面同蒋介石会谈，严拒蒋氏提出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合成一个组织的意见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惊人的消息秘密地传到了桂林：汪精卫集团决定叛国投敌，近期由重庆出走……”

重庆上清寺 汪精卫官邸 内 夜

汪精卫坐卧不安，缓缓地踱着步子，不时地摇首叹气。

陈璧君从室内走出，生气地：“兆铭！像你这样前顾后盼，没个主心骨儿，如何能造就更大的事业呢？再说，你当年刺杀摄政王的勇气跑到哪儿去了呢？”

汪精卫喟然长叹后说道：“这和那时不同了嘛，万一重庆出走失败了，呢？”

陈璧君：“谁敢拿你问罪？”

汪精卫：“问罪事小，和平计划事大。”他再次叹了口气，说道，“为了做到万无一失，我必须给日方拍发一则密电。”

陈璧君冷然作笑：“请看今天是几号了？”

汪精卫：“七号！”

陈璧君：“就是嘛，明天是我们成行的日子！”

这时，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。

陈璧君抢先一步拿起话筒：“喂！你是谁啊？”

话筒中传出陈布雷的话语：“我是陈布雷，刚刚由桂林返回山城，有重要的事情找汪先生。”

汪精卫、陈璧君闻声大惊。

汪精卫官邸客厅 内 夜

汪精卫站在客厅中央焦急地踱步。

陈布雷走进：“汪先生！”

汪精卫故作镇静地迎上前去，握住陈布雷的手，说道：“陈先生一路辛苦，深夜驾临，不知有何指教？”

陈布雷平静地：“汪先生，日军进逼，战局危在旦夕，布雷前来请汪副总裁赐教。”

汪精卫：“战局嘛……我看敌我两国可谓各有难处。”

陈布雷：“日前，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一项声明，汪先生一定知道了吧？”

汪精卫：“知道了！日方声称‘国民政府，只要全部放弃以往的政策，更换人事组织，取得新生的成果，参加新秩序的建议，我方并不拒之于门外’。”

陈布雷：“对此，汪副总裁有何评论？”

汪精卫一怔，忙说：“兆铭正想请教委员长对此做何评论呢？陈先生作为委员长的铁笔御史，一定很了解委员长的胸中韬略吧？”

陈布雷猝不及防地：“这个……据我所知，委员长的见解嘛，可谓是一如既往。”

汪精卫微微地点了点头：“好，好！陈先生，蒋先生为何未与你同机飞返呢？”

陈布雷：“今天桂林天气恶劣，能见度低，蒋先生临时决定缓飞。”

汪精卫：“那……蒋先生何时飞返山城呢？”

陈布雷：“如果明日天气好转，他会乘机飞返山城。”

汪精卫官邸 内 夜

汪精卫慌乱地说：“陈布雷突然返渝，连夜造访，说明重庆出走的计划已经暴露，必须紧急取消明天出走的计划。”

陈璧君心烦地：“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离开重庆呢？”

汪精卫：“这要等蒋介石回到重庆以后再说。”

陈璧君：“咳！也只能出此下策了。”

重庆 黄山别墅会议室 内 夜

蒋介石严肃地：“自打撤出武汉之后，我一直奔走在抗战的前线。在这期间，听说山城高喊和平的声音越来越响，我不得不从前线回到陪都，听听诸位关于和战的意见。”

在蒋介石的讲话声中摇出：汪精卫、孔祥熙、陈立夫、陈布雷等与会者不同的表情。

汪精卫迫不及待地问道：“蒋先生，你的意见呢？”

蒋介石：“战！”

汪精卫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蒋介石：“如果现在停止抗战，一定会给国内无政府分子以口实。共产党、桂系李宗仁、白崇禧，还有冯玉祥等地方派系就会抓住不抵抗的理由，重新掀起反政府的行动。”

孔祥熙：“更重要的是，尚未沦陷地区的百姓就会跑到共产党那边去。”

陈布雷：“因此，必须高举抗日的旗帜彻底抗战，假使成功，始可成为写在民族历史上的英雄；即使万一失败，抗战御侮的精神同样在历史上流芳百世！”

汪精卫：“看来，你们完全拒绝日本首相近卫声明和中日和平三原则了？”

“是！”与会的大多数说道。

汪精卫：“我不赞成！”

蒋介石：“你可讲自己的主张吗？”

汪精卫：“南京失陷前夕，日本经陶德曼提出的和谈条件，比现在要苛刻，为什么那时蒋先生能接受呢？”

蒋介石沉默不语。

汪精卫：“再说一说蒋先生搞的焦土抗战，导致长沙大火，这不仅是令人非常痛心的事，而且还失掉了民心！”

蒋介石愤怒地：“我必须提醒汪先生，今天诸位是来听你力主和平意见的！”

汪精卫：“好，好！我认为：抗战唯恃民心，若能唤起民心，就能得到一切物资，供抗战之用。反之，如得不到民心，纵有物资也不能随意使用。”

蒋介石震怒地：“不对！”

汪精卫大声冷笑：“蒋先生，如果像长沙那样烧掉战区的一切物资，我们将以何物资去抗战呢？又何以解救没吃没喝的千百万流民呢？”

蒋介石不无蔑视地冷笑：“看来，若想解救危亡的祖国，苦难的同胞，只有汪先生指的这条和平之路了？”

汪精卫：“对！”

陈布雷：“不对！这是一条投降之路。”

多数与会者附和：“对！对……这是一条投降之路。”

汪精卫愤而起身：“好！你们去走抗战的阳关大道，我汪某人走我的和平独木小桥！”他说罢离席大步走去。

黄山别墅门前 外 夜

蒋介石站在别墅门前，眺望黑暗的山城。

戴笠打着手电筒沿山路走来：“校长，汪副总裁他们没有异常的动作。”

蒋介石：“很好！你通知一下张冲，让他通告中共方面的领导人王明、博古等，我要和他们再谈一谈国共两党合并的事。”

戴笠：“周恩来在桂林不是断然拒绝了吗？”

蒋介石：“王明是个识时务的共产党，说不定会有作用。”

戴笠：“是！说到张冲，党内对他有很多微词。”

蒋介石：“说他快成共产党了，对吧？”他沉吟片时，“你应该知道吧，当年周恩来从上海撤往江西之后，为了挑拨、离间共匪高层的领导，张冲利用报纸搞了一个《伍豪启事》。”

戴笠：“知道！”

蒋介石：“就这一件事，中共就不可能要张冲。”

戴笠：“是！”

蒋介石：“你要派专人盯着周恩来，他的一言一行都要向我报告。”

桂林 周恩来临时下榻处 内 日

周恩来坐在桌前审阅一份电文。

叶剑英走进：“恩来同志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周恩来站起身来：“这是王明、博古、董必武、吴玉章和我给中央的电报，你看看。”

叶剑英接过电文阅看。

周恩来：“蒋介石回到山城重庆之后，于十二月十二日会见了王明、博古等同志，拒绝了我们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跨党办法，坚持取消共产党，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。”

叶剑英：“真是岂有此理！”

周恩来：“他还狂妄地说：此目的达不到，我死了心也不安，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。”

叶剑英：“这是因为我们的存在是他的心腹大患，在他看来，远远超过了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危亡。”

周恩来：“所以，他置日本侵略和汪精卫等投降于不顾，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，躲在重庆大做消灭共产党的文章。”

李克农手持电文走进，严肃地：“周副主席！据内线报告：虽然蒋介石回到重庆约见了汪精卫，但是并未阻止汪精卫集团投敌叛国。”

周恩来接过电文很快看完，一边转给叶剑英一边沉重地说道：“看来，汪精卫投敌叛国是不可逆转的了！”

叶剑英看罢电文焦急地说：“恩来，汪精卫投敌叛国一旦变成现实，必将牵动抗战大局。为此，你应该立即赶回重庆，掌控全局。”

周恩来沉重地点了点头。

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大门外 日

警卫员小刘站在门口执勤，警惕地留意来往的行人。

罗莹穿着旗袍快步走到门口，激动地说：“小刘同志，你还认得我吗？”

小刘：“认得！你是演剧队会弹钢琴、拉手风琴的罗莹。武汉撤退前

夕,你父亲要求把你留下,还说什么……”

罗莹:“把我送到美国学音乐去。”

这时,周恩来和叶剑英走出大门口,惊诧地说道:“这不是罗莹吗?”

罗莹激动地说罢“周公!我可找到您了……”快走两步,扑到周恩来的怀抱里失声哭了起来。

周恩来拍了拍罗莹的后背:“坚强些!你不来美国学音乐,怎么又跑到桂林来了?”

罗莹:“找您,请您把我再送回演剧队,和战友们上前线宣传抗日去。”

周恩来:“是偷跑出来的吧?”

罗莹:“嗯!”

周恩来:“还想回你原先那个演剧队吗?”

罗莹:“是!”

周恩来:“可他们业已辗转去了四川,过些天,才会到重庆。那你怎么办呢?”

罗莹:“我去重庆等他们。”

周恩来:“有路费吗?”

罗莹:“有!”

周恩来:“到重庆找不到地方住,你就去八路军驻重庆通讯处找你小超大姐。”

罗莹:“谢谢!我可以住在朋友家。”

叶剑英:“好了!去重庆的事不急,先跟着周公去见见你认识的三厅的几位师长,好不好?”

罗莹:“好!”

一所中学课堂 内 日

周恩来:“方才,我讲了全国抗日的大势,目的只有一个:希望大家认清汪精卫等行将叛国投敌的本质,认清蒋委员长提出国共两党合并的政治目的,自觉地坚持并渡过相持阶段,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!”

与会的同志热烈鼓掌。

8 周恩来在重庆

周恩来：“下边，请叶参谋长宣布具体的任务！”

叶剑英：“根据形势的发展，政治部第三厅撤往陪都重庆。因此，郭厅长和阳翰笙等同志应尽快回到重庆去。”

“是！”郭沫若、阳翰笙答说。

叶剑英：“夏衍同志，你留在桂林，领导同志们尽快恢复出版《救亡日报》。”

夏衍：“请周公、叶参谋长放心，我一定完成《救亡日报》的复刊任务。”

叶剑英：“田汉同志，你暂留桂林，一面帮着从武汉撤退来的文化人士解决困难，一面发挥他们的特长，把桂林变成第二个大武汉！”

田汉：“如果日本人打来怎么办？”

周恩来：“一定要安全转移这批文化人士！”

田汉：“我尽力而为之！”

周恩来：“又要分别了，郭老，你讲几句吧！”

郭沫若：“好！我就讲几句。”他沉吟片时，感慨万端地说，“今天，我不知为什么，竟然想起了在武汉送大音乐家冼星海去延安的往事。周公，我记得你对我们说，抗日的正确方向是到敌人后方去。”

周恩来：“是的！”

郭沫若：“今天呢？”

周恩来：“随着日本侵略者武装进攻和政治诱降的推进，就更需要我们这些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到敌人后方去！”

郭沫若：“好！我提议，由周公指挥大家合唱冼星海创作的歌曲《到敌人后方去》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

周恩来：“罗莹同志，请你拿起手风琴为大家伴奏！”

罗莹：“是！”她俯身抱起手风琴，系在身上，激动地说道，“周公，开始吧！”

周恩来酝酿了一下情绪，举起双手冲着罗莹轻轻一点。

罗莹用力奏响《到敌人后方去》的前奏。

周恩来转身冲着已经站起身来的与会成员挥动双手，教室中响起了《到敌人后方去》的合唱声：

到敌人后方去，
把敌人消灭净……

重庆街头 外 日

一辆美式军用吉普车不停地按着喇叭，行驶在起伏不平的山城大街上。化入车内：

周恩来坐在吉普车的后排座位上，表情凝重地侧目山城重庆一片混乱的市容：

国民党的军、警、宪、特沿街四处游走；
各方涌入山城的流民遍布街市；
袍哥大爷在重庆大街小巷横冲直撞；
由宁沪西来的秦淮歌女招摇过市……
周恩来渐渐蹙着眉头，微微合上了双眼。

重庆机房街七十号 内 日

周恩来、邓颖超、警卫员小刘在忙着整理一间不大的办公室。

小刘发牢骚地：“周副主席！这里是八路军驻重庆的通讯处，实在是太小了！就说您的这间办公室吧……”

周恩来：“现在不是提条件的时候！再说，办公室小些，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工作。”

邓颖超：“话这样说是没有错的！可是，自武汉失守以后，原长江局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人员大部分撤退到了重庆，再加上从延安来的一些新同志……”

这时，董必武带着张冲走进：“恩来！张淮南先生到了。”

周恩来有些难为情地：“看！我的办公室还没收拾好，淮南先生就到了！”他指着一把竹椅子，“请坐！”

张冲身着一件苏式大衣，说了一句“不客气！”遂又打量这间又小又暗